

少年卖肾案郴州开审 最热的词：“我不知道”+“不关我的事” 受害少年母亲索赔227万

取肾案5被告装完无辜还压价

五人过堂

上午9点，郴州市北湖区法院，审判庭挤满了人，光辩护律师就坐了两排，旁听席上挤满了当事人家属和媒体记者。受害者小王没有出现，他的母亲欧女士赶到现场。

本案中，何伟、尹申、唐世民、宋忠于、苏开宗被诉故意伤害罪。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认为，5被告人故意伤害被害人小王的身体致其重伤，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。而且这5人在本案中都起主要作用，都是主犯。

换肾手术时在现场帮忙的4名医护人员和两家相关单位也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上法庭。

庭审现场，受害者小王的代理人将原来329万的赔偿要求改为227万，代理人称，是相关的服药费用减少。

【何伟，组建“医疗团队”的核心人物】 “我不知道他未成年”

第一被告人是组建该“医疗团队”的核心人物何伟，检方称何伟因欠下很多债务，想通过做非法买卖人体活体肾脏的中介牟取利益。

“老黄联系我说想做肾脏手术，我就找了尹申和宋忠于。宋忠于是博士，学历高，尹申手上有‘供体’的QQ群，唐世民能帮我找来护士、联系场地，所以我联系了他们。”何伟说，虽然他知道这样做犯法，但他认为不应该以“故意伤害罪”量刑。

“小王说身份证丢了，我看他人比我还高，又自称23岁，我就信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未成年。”何伟说。

【尹申，负责联系供体】 “我不知道为何成第二被告”

第二被告人尹申较瘦，皮肤白净，一脸稚嫩，说话时声音很大，有些颤抖。

“我也卖过肾，现在只是偶尔会有些腰痛，不影响生活的，我还有个女朋友。”尹申说，“小王来郴州后是我去接的，我安排他住宿，带他去玩、去体检，我就是个穿针引线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排在第二被告人？”

尹申觉得自己特别委屈，他辩称：“他自己自愿来卖肾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总共才拿到3000元，除掉给小王的花销，剩下不到500元，不应该被认作第二被告。”

【唐世民，帮忙找场地、护士】 “我不知道是什么手术”

“我跟小王没有任何接触，真的不关我的事。”唐世民说，“何伟要我帮忙联系场地、找护士，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手术。我有个叫黄美的老乡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护士，我就联系了她，至于她后来又叫上她老公，就不关我的事。”

唐世民称，做完第一例手术后才知是器官移植。手术后，何伟误导他，称手术是合法的，还有“供体”的同意捐赠书。“何伟说，来做手术的医生是个博士，社会地位高，并且他自己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可能干违法的事。”

【宋忠于，主刀医生】 “我不知道违法，我是专家”

宋忠于是手术的主刀医生，庭审现场，他戴着黑框眼镜，频频“抢镜”。

他让人感觉不是被告，而是来参加学术研究的专家，不管是举证、质证还是法庭辩论和陈述，他都以专家姿态“解析”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我是移植方面的专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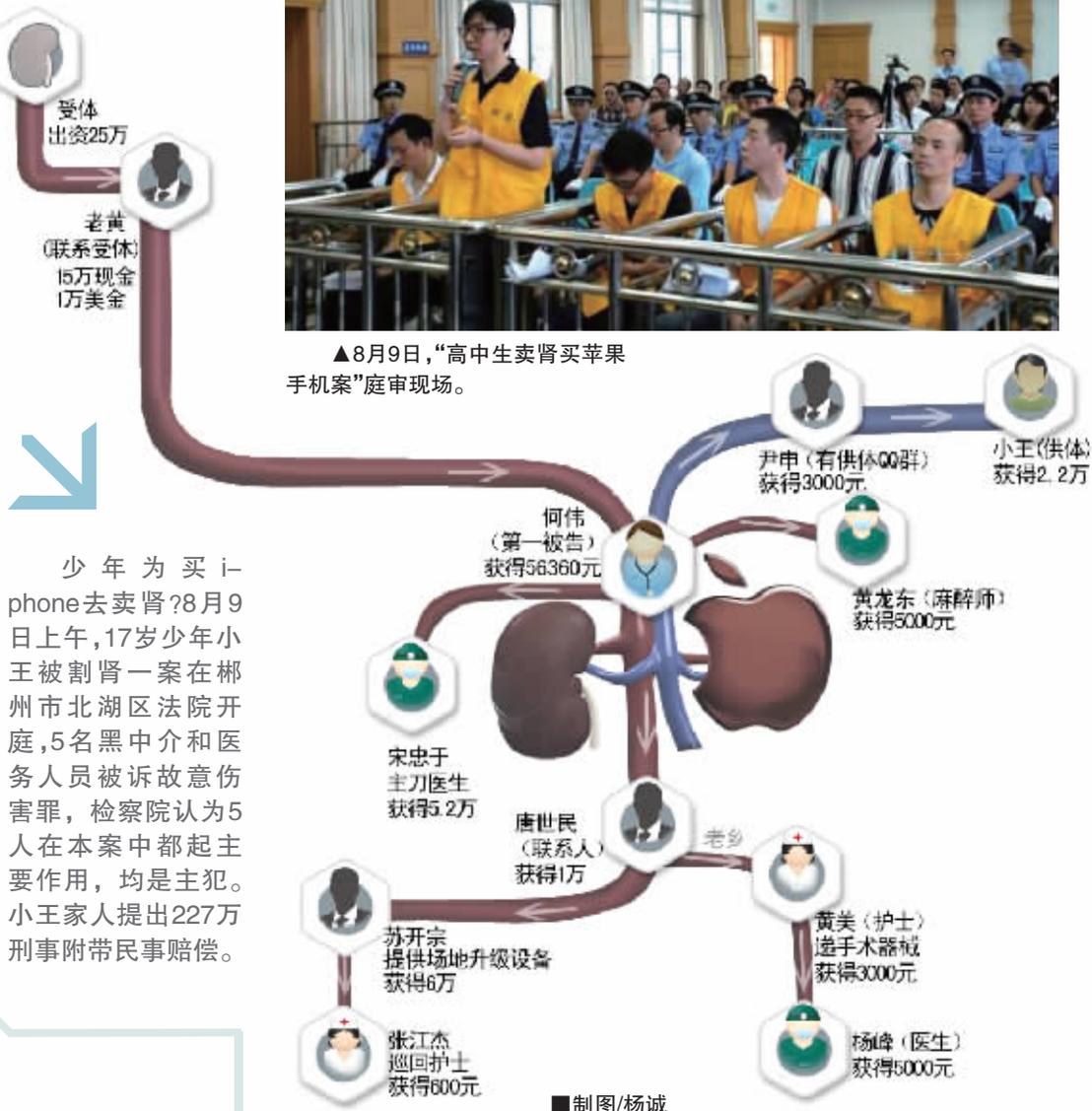
宋忠于辩称，他受何伟之邀来做手术，“作为一个专家，摆摆架子是应该的。肾脏移植者的年龄大小、医院是否具有手术移植资质都不是我该考虑的。我是主刀医生，就是在技术上把把关。”

【苏开宗，提供手术场地的门诊主任】 “我不知道是肾脏手术”

苏开宗案发前是郴州市198医院男性泌尿科门诊主任。“他们跟我说的是做血管移植手术，后来才知道是肾脏移植，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是他们逼我，我没办法只能继续做，做手术当天晚上我在家里睡觉，从来没见过小王，也没看过他的体检报告。”苏开宗说。



▲8月9日，“高中生卖肾买苹果手机案”庭审现场。



少年为买 iPhone 去卖肾? 8月9日上午，17岁少年小王被割肾一案在郴州市北湖区法院开庭，5名黑中介和医务人员被诉故意伤害罪，检察院认为5人在本案中都起主要作用，均是主犯。小王家人提出227万刑事附带民事赔偿。

争论焦点

“赔227万?能不能少点?太多了!”

小王的母亲欧女士提出赔偿金共计227万元，这个数字很快遭到了众被告的反对。“太多了，能少点不?”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何伟此语一出，引起哄堂大笑。

被告人及其代理律师拿出一张金额高达800多元的住宿发票。“这个肯定是虚假票据，两天怎么可能花这么多?”

小王母亲解释，是因为之前住宿没有开具发票后来补开的，对方便不再作声。

宋忠于要求查看小王服用药物的票据，当看到其中一项是小柴胡颗粒时，他立马激动了：“这不是感冒药吗?治肾就治肾，感冒就治感冒，不许用!”

欧女士似乎被吓到，愣了一下，赶紧解释，因为小王切肾以后身体很差，容易感冒。宋忠于不肯放过这点：“我和你说，我是专家，这个肾病不能什么药都吃的!”这句话很快激怒了欧女士，这个瘦小的、一直低声说话的女人，突然提高了嗓音骂道：“你不是人!”

他们都说“不关我的事”

郴州市的198医院和上海一家医疗投资公司也被被告上了法庭。面对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，他们除了表示过高外，更多地认为“案件与我们无关”。

“我们作为部队的医院，怎么可能做违法的事情。”198医院委托的代理人表示，他们按照部队的政策与地方合作办医院，在办理了相关合法手续后，将医院的泌尿科室外包给了上海的这家公司。“合同里写明了，他们公司对自身行为负责，既然如此，这事和我们就没有关系”。

而医疗投资公司的人也立马撇清：“和我们公司也无关，这是苏开宗的个人行为，他没有跟我们公司签劳动合同，工资也不归我们管。”

对此，苏开宗也并不否认：“我的工资是直接来自医院门诊拿的。”截至晚上10:20记者发稿时，庭审仍在继续。

对话

当庭发怒数次炮轰被告 1米9的儿子瘦得皮包骨

格子连衣裙，扎个马尾，安静地坐在代理律师旁，这是小王母亲欧女士给人的感觉，她都记不清楚这是第多少次来郴州了。

中午休庭，吃过午饭的欧女士早早来到法庭外等候，在走廊上记者跟她聊起了小王。欧女士说，小王是家中独子，家里条件说不上非常好，但还过得去。

“我儿子不是为了买苹果手机才去卖肾的，他是担心拿了这两万元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交代，就在郴州买了手机和平板电脑，带回了安徽。”欧女士说，“他现在身体很不好，每天卧床在家需要人照顾，将近1.9米只有120斤，瘦得皮包骨，身体受到巨大影响。”

跟上午的沉默相比，下午的欧女士显得很激动，法官几次劝她控制情绪，面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质证，欧女士被激怒，数次打断对方讲话。

■记者 虢飏 王智芳
实习生 张刘薇子 宾妹莲
通讯员 贺翠花